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十一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七

起開逢攝提格盡
屠維協洽凡六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

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急

師古曰
謂勸勉

招懷百姓勞郎
到翻來郎代翻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師古曰隱度名
數而來附業也

占音之

治有異等之效

師古曰異於常等治直吏翻

其賜成爵關

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

卒子恤翻

後詔使

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

貢父曰郡

使守丞國使長史皆一物也故摠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上時掌翻

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

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夏四月戊

申立子奭為皇太子以丙吉為太傅太中大夫疏廣

為少傅

疏姓也 考異曰荀紀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然顏師古據疏廣及丙

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

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

平恩侯

平恩侯國屬魏郡宋白曰魏為縣屬廣平郡唐屬洺州有平恩川

又封霍光

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

恩澤侯表冠陽侯食邑於南陽郡

霍顯聞

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

恚於避翻歐烏口翻

此乃民間時子

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

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

保母阿母也復扶又翻數所角翻

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甲申丞相賢以老病乞骸骨

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六

月壬辰以魏相為丞相辛丑丙吉為御史大夫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

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

許伯

即許廣漢稱伯者蓋尊之也少詩照翻監古銜翻

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

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

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

師古

曰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復扶又翻

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

其言以語魏相

語牛倨翻

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

由是見器重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東海蕭望之上疏

言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

據望之傳為大行治禮丞

上素聞望

之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

望之問狀

下還稼翻

高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

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

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

師古曰試令行

其所言之事或以諸他職事試之劉仲馮曰觀其意共是一條不當中分却煩解說也顏說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爾余謂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文意固是一貫而分高次則非誤斷也

下者報聞罷

其言不可用故報聞而罷歸田里也

所白處奏

皆可

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處昌呂翻

冬十月詔曰乃者九月壬申

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師古曰箴戒也匡正也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

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

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

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

師古曰飭整也復扶又翻下同

非所以綏天

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籩未御幸者

假與貧民

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籩服虔曰籩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

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籩者禁苑也臣瓚曰籩者所以養鳥也設為藩落周覆其上令鳥不得

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師古曰蘇應二說是

郡國宮觀勿復修治

治直之翻下同

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師古曰貸音吐戴翻種五穀種也音章勇翻

且

勿筭事

師古曰不出筭賦及給徭役

霍氏驕侈縱橫

橫戶孟翻

太夫人

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

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褥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于輦也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馮與憑同著音張呂翻侍婢以五采絲輓

顯游戲第中

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

與監奴馮子都亂

師古曰監奴謂

奴之監知家務者

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

當朝請數稱病私出

樂音洛朝直遙翻請才性翻數所角翻下同

多從賓客

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

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

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人也孔穎達曰漢家僕隸謂之蒼頭以蒼巾為飾異於民也上時掌

翻

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

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亡古無字通

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

久內不能善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

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

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

今大夫

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

間古覓翻復扶又翻下同

後兩家

奴爭道

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

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

史為叩頭謝乃去

躡與跣同為于偽翻

人以謂霍氏

師古曰告語也

顯等

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

見賢遍翻下同

平恩侯

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

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

師古曰謂各得盡言於

也於是霍氏甚惡之

惡為路

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

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

光祿勳

功臣侯表平陵侯食邑於南陽郡之武當縣

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

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

任音壬守式又翻下同

數月復出光姊壻

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

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

為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

軍兵屬焉

兩宮未央長樂也城門京城十二門也兵也北軍北軍八校兵也更工衡翻

以霍

禹為大司馬冠小冠

大司馬大將軍冠武弁大冠今貶禹故使冠小冠冠小之冠古玩翻

亡印綬

亡古無字通

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

司馬者

蘇林曰特但也

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

勲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

又收平騎都尉印綬

散騎騎都尉以騎都尉而加散騎官也百官表云散騎中常侍皆加

官中常侍得入禁中散騎騎並乘輿車如淳曰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加官是時散騎及中常侍各自一官無負也中讀曰仲 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

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

數百姓貧耗窮民犯灋姦軌不勝

數所角翻勝音升又如字

於是使

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灋

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併連坐之也監古街翻

緩深故之罪

孟康曰考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也

急縱出之誅

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

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

其後姦猾巧瀆轉相比况禁罔寔密律令

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

駁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

師古曰弄

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

傅讀曰附

所欲陷則予死比

師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

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

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

齊襄公為公子無知所殺雍廩復殺

無知齊國大亂桓公自莒入立

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

晉獻公信驪姬之讒

殺世子申生遂公子重耳夷吾乃立驪姬之子奚齊卓
子皆為里克所殺夷吾入立復為秦所執既而歸之卒
而子圉嗣秦納重耳子圉死迎文
公遂霸諸侯難乃旦翻伯讀曰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

作亂而孝文為太宗

事見十三卷

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

開聖人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
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無嗣昌邑淫亂乃皇天所以
開至聖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

春秋之法繼統

君不言即位繼正即位正也

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

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

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治直之翻

夫獄者天下之大

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

復扶又翻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翻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

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殺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

今治獄吏則不然

上下相毆

毆與驅同

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

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

被皮義翻

大辟之

計歲以萬數

辟毗亦翻

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

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

樂音洛

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

勝音升

吏治者

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

治直吏翻

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

之

上時掌翻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卻丘畧翻

蓋奏當之

成

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

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

師古曰臯陶作

士善聽獄訟故以

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

為喻也陶音遙

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

對况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

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

省濫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十

二月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

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

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

古曰有罪者更與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也當丁浪翻

父子悲恨朕甚傷

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

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解決獄事為

鞠謂疑獄也李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

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

為于偽翻稱尺證翻讞語寢翻又魚戰翻又魚列翻議獄也

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

事

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
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誼

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
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

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

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

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

師古曰刪刊也有不便者則刊而除之

律令一

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

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

孟康曰召

求也招致權著已也猶責
弄也師古曰孟說是也

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

師及五將軍擊匈奴

事見上卷
本始三年

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

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者外
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
復扶又翻下同質音致走音奏更工衡翻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

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

馬熹

會古外翻
熹許吏翻

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

罪人免其
刑使屯田發

城郭諸國兵萬餘人

西域諸國有逐水草與匈奴同俗
者謂之行國其城居者謂之城郭

諸國也

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

降

降戶
江翻

匈奴發兵攻車師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

前吉憲即留一侯與卒二千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

犁

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以匈奴傳校之知在三年

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

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

傳知

變翻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

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

以實之

為下元康二年匈奴爭車師張本

上自初即位數遣使者求

外家

數所角翻

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是歲求得外祖母王媼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曰媼師古曰媼女老稱也音烏老翻

及媼男無故武

無故及武

皆媼子也

上賜無故武爵闕內侯旬日間賞賜以鉅萬計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

據外戚傳以博平蠡吾二縣為湯沐

邑而地理志博平縣屬東郡

封舅無故為平昌侯

平昌侯國屬平原郡

武為樂

昌侯

樂昌侯國屬東郡恩澤侯表武封樂昌侯食邑於汝南

夏五月山陽濟陰電

如雞子深二尺五寸

深式沒翻

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詔

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立廣

川惠王孫文為廣川王

本始四年廣川王去以罪自殺今復立文嗣封王

霍

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

數所角翻

山曰

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灋令發揚大

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

師古曰窶貧而無禮孔穎達曰貧無可為禮謂

之窶音其羽翻

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

喜許吏翻

不避忌諱大將軍

常讐之

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

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

好呼到翻

人人

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

言絕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黠盡

屏必郢翻黠下八翻

奏封事

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謹

言霍氏毒殺許皇后

師古曰謹衆聲也音許爰翻毒許后事見上卷本始三年

寧有

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

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

雲家卒卒

師古曰卒讀曰粹忽遽之貌也

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

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

太夫人謂霍顯上官太后霍氏外孫也

先誅此兩

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

下遐稼翻

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

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

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

然惡端已

見賢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

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

言先反

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

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

會李竟

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

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

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

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

魯公子季友殺慶父立僖公以安魯

國遂世為上卿專魯國之政晉公子重耳出亡趙衰從及其反國伯諸侯衰皆有功遂世為晉卿有軍行至趙母卹遂與韓魏分晉國田完自陳奔齊桓公禮而用之桓公之伯完與有功其後陳成子得齊國之政至田和

遂篡齊而有之

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

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

周公輔成王七年而反政於成王

而大將軍二十歲

自武帝後元二年至地節二年適二

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

斷丁亂翻

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

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

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

分扶問翻

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

休時存問召見

見賢遍翻

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

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

而朝臣為知禮

朝直遙翻下同

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

聞直聲

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

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

得者也

師古曰言失計也

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

之

度徒洛翻

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

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

師古曰直讀曰

值朝直

遙翻

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

省悉井翻

上甚善其計然不

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

數所角翻妖於驕翻

舉家憂愁山曰丞

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

如淳曰高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

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菟吐故翻鼃古蛙字

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

為于

偽翻

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

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

菟同

都翻

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

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

要古腰字通

顯及諸女

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

臺宮

師古曰在上林苑中處昌呂翻

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

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

百官表侍中左右曹皆加官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

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惲於粉翻

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為列侯

章為博成

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為樂陵侯

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

日磾弟子高史良弟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

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

人之右

師古曰右上也

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

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䟽言霍氏泰

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

聞

漢制上書不行者輒報聞罷

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

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

為于偽翻過古禾翻

見其竈

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

突竈突自也更工衡翻

遠徙

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

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

在於上行

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戶剛翻

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

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

患

鄉讀曰嚮 古無字通

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

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

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

數所角翻 鄉讀曰嚮

則

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

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

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帝初立謁見

高廟

見賢 遍翻

大將軍光驂乘

漢制大駕大將軍驂 乘乘繩證翻下同

上內嚴

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

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

從子容翻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其靳翻

及光身死

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師古曰萌謂始生也

後

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

復扶又翻下同

乃自殺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

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

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

阿倚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羣下取平也

然光不學亡術

亡古無字

闇於大理

陰妻邪謀

晉灼曰不揚其過也

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

湛讀曰沈

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

也

卒子
恤翻

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

不及矣

鮮息
淺翻

昔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

以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

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

塞則
息翻

使人

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

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驕侈趣之哉

趣讀
曰促

雖然鄉

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

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

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

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鬬椒作亂於楚

楚若

赦之支庶為鬬氏

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

後何以勸善

事見左傳宣四年子文鬬穀於菟也箴尹楚官名克黃子文之孫箴之金翻

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

祀遂使家無噍類

噍才肖翻

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詔減天下鹽賈

賈讀曰價

又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

若瘐死者

上時掌翻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

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也瘐音庾或作瘡其音亦同或讀作瘕誤據本紀瘐死上

有飢寒二字掠音亮所坐縣名爵里

漢書本紀作名縣爵里師古曰名者其人名也縣所屬縣

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

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

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翻

十二月清河王年坐內亂

廢遷房陵

武帝元光三年立清河王義以嗣代孝王後年義之孫也

是歲北海太

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行下益翻

勃海太守

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

師古曰左右謂側近

相次者先
悉薦翻

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

直治

之翻下同

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為勃海太

守召見

見賢遍翻

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

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

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

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

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

小之意也嬰孩初生體赤故曰赤子積水曰潢音黃

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

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

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

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

可治

治直之翻

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灋得一切便

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

傳知總翻

郡

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

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

師古曰鉤鉏也

皆為良民吏毋得

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

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樂音

洛

遂乃開倉廩假貧民

師古曰假謂給與

選用良吏尉安牧養

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

好呼到翻渠綺翻

不田作乃躬率以

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

遂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龜五

十本慈一畦韭家二母雞五雞畜許六翻

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

勞力到翻來力代翻行下孟翻郡

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通鑑書龔遂自渤海入為列卿因叙其政績

烏孫公

主女為龜茲王絳賓夫人絳賓上書言得尚漢外孫願

與公主女俱入朝

朝直遥翻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皆賜印綬夫

人號稱公主賞賜甚厚初作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

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

時以京兆杜縣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曰杜陵訾讀曰

貲

三月詔以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赦天

下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

本始元年謚親曰悼置園邑復

扶又翻

夏五月立皇考廟

冬置建章衛尉

未央長樂建章甘泉皆有

衛尉各掌其宮門衛屯兵

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

師古

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好呼到翻少詩照翻

專屬彊壯蓬蠃氣

師古曰蠃

與鋒同言鋒銳之氣

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

率

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

子榮畜

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吏逐去客疑男
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案賢賢父上書訟罪廣

漢坐貶秩疑其邑子榮畜教令以它法
論殺畜榮姓也周有榮公子孫以為氏

人上書言之事

下丞相御史按驗

下退橡
翻下同

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

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

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

師古曰受
其對辭也

收奴婢十餘人去丞

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答傳婢出

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

急烏
路翻

下廣漢廷尉獄

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

號戶
刀翻

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

京兆死使牧養小民

漢書本傳臣生之上有或言二字

廣漢竟坐要斬

要與腰同

考異曰本紀元康二年冬廣漢有罪要斬

百官表本始

三年廣漢為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年

守京兆尹彭城太守余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

漢推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為平原太守元康元年自平

原太守為少府然則廣漢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

廣漢傳又云地節三年七月丞相婢自殺死蓋婢死已

數年而廣漢

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

追發其事也

師古曰得職各

百姓追思歌之是歲少府宋疇坐議

得其常所也

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水太傅

傳泗水王綜

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

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

師古曰究竟也

謂周徧於天下 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

過

朝直遙翻 爭讀曰諍

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

入守少府 東海太守河東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

右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

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

師古曰言決斷 諸縣姦邪之事

不委令 長也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

服虔曰披 有罪者籍

也師古曰 解讀曰懈

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

師古 曰於

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取罪人以
警衆行下孟翻下改行以行同
不以無事時其有所

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為扶風選

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職居諸吏之上為右職接待有禮好惡

與同之好呼到翻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

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
初烏孫公主少子

萬年有寵於莎車王班書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蘇禾翻莎

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

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

奚充國送萬年

性譖奚姓夏車
正奚仲之後

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

說

說讀曰
悅下同

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

黨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

衛侯

衛士侯也伊循城在鄯善國漢
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使疏吏翻

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

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

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

道諸國已屬匈奴矣

揚言謂宣揚
其言於外也

於是攻劫南道與軟

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

軟色甲翻
鄯上扇翻

都護鄭吉校

尉司馬熹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
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
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
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為
莎車王

更工
衡翻

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

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
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仲馮曰此馬名
曰象龍也宛於元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上甚說

說讀
曰悅議

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世

奉使有指

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

而擅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

效不可以為後灋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

比

師古曰比必寐翻余謂當音毘寐翻

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

師古曰逐競也

要一遙翻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

為于偽翻長知兩翻

奉世不

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二年春正月赦天下上欲立皇后時館陶主母華婕

倖

館陶縣屬魏郡華戶化翻倖倖音接予下同

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倖楚孝

王母衛倖皆愛幸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囑

上欲立張倖為后

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

艾音久

乃更選後宮無子而

謹慎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倖為皇后令母養太子

封其父奉光為邛成侯

恩澤侯表邛成侯食邑於濟陰邛渠容翻

后無寵希

得進見

見賢通翻

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

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

析律貳端深淺不平

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

奏不如

實上亦亡由知

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亡古無字通

四方黎民將何仰

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

稱過使客

韋昭曰厨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

意而遣之令過去也傳知戀翻稱音尺證翻過者過度之過也

越職踰灋以取名譽譬

如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師古曰殆危也

今天下頗被疾

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

被去義翻

毋出今年

租賦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

易以政翻更工衡翻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

近其

翻新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

兵擊車師田者

數所
角翻

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

為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

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

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

復扶
又翻

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

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

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

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

於敵者

見賢通翻

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

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

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

謂不足介意也

今聞諸

將軍欲興兵入其地

丞相不預中朝之議故言聞諸將軍大將軍車騎將軍前後左右將

軍皆中朝官

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

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

師古曰不

可以兵事動之也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

言民以

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

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

師古曰言不得其人

風

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

師古

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

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師古曰論

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云云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者屏牆也上從相言

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

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者立以為王

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

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魏相好觀漢故事

及便宜章奏

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好呼到翻

數條漢興

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

奏請施行之

數所角翻

相勅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

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

奏言之

上時掌翻

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丙

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

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

吉絕口

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則令民

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

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

章

下掖庭令考問

下遐稼翻

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

則詣御史府以視吉

師古曰視讀曰示

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

皇曾孫不謹督笞汝

師古曰督謂視察之

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

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

別彼列翻

共居用翻

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

養弋亮翻

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

不言上大賢之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

任宰相

師古曰任堪也

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

宋白曰馮輔也

翊佐也義取輔佐京

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

少府正九卿三輔祿

師復扶又翻下同

秩視九卿故為左遷

恐有不合意即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余

謂前說是

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

治民以考功

功臣表及霍光傳皆作都成侯此承望之本傳之誤師古曰更猶經歷也更工衡翻

治直之翻

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

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

初掖庭令張賀數

為弟車騎將軍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

師古曰徵證也

數所角翻
為于偽翻

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

少詩照翻

不宜稱述

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

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

師古

曰身死追封
故曰封冢也

置守冢二百家賀有子蚤死子安世小男

彭祖

師古曰子者言
養以為子也

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

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

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

偽為于翻

安

世乃止不敢復言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

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

昌邑王廢歸昌邑國除為山陽郡故

令太守謹察之 毋下所賜書

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下遐稼翻

敞於是條奏

賀居處

處昌呂翻

著其廢亡之效

師古曰著明也

曰故昌邑王為人

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

便

少詩沼翻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翻

臣敞嘗與之言欲動觀其意即

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

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

梟不孝鳥一名流離詩注少好而長

醜爾雅作鷦鷯草木疏曰鷽也大則食其母劉子曰炎
州有鳥曰鷽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
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從是而死漢使東郡送鷽
五月五日作鷽羹以賜百官音堅堯翻又于驕翻乃復
扶又

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

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

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
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者也韓子曰心不能審得失
之地則謂之狂臣敬前言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留守

哀王園

賀父驪謚哀王

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

勿治

治直之翻

相殺傷者當勿瀆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

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

許吏
翻

上乃知賀不足忌也

三年春三月詔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海昏縣屬豫章郡後漢分

立建昌縣宋白曰今建昌縣舊海昏縣也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縣移建昌居焉 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

壬子封宣紀賀封在丙吉之前按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

乙未詔曰朕微眇

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

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

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

無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

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為博陽侯曾為將

陵侯玄為平臺侯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

地理志
城陽國

有陽都縣恩澤侯表博陽侯食邑於汝南郡之南頓縣
平臺屬常山郡博望屬南陽郡樂成侯食邑於南陽之

平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

氏散悉亶翻
騎奇寄翻

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

師古曰復
扶目翻

嘗有阿保

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

封病上憂其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紼而封之及其生存

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
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

太子太

傅夏疾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

子孫

樂音洛

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

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文潁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百官表

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

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

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

其與議也

與讀曰豫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

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

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

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復扶又翻下同為于偽
翻予謂絕弗為通者安世歎其聞人之辭也

有郎功

高不調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翻

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

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

遷

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

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

子延壽求出補吏

為于偽翻下同

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閔

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

以太僕而加左曹官也

夏四

月丙子立皇子欽為淮陽王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考

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師古

曰此老子之言而廣引之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

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

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

張東都門外

供居共翻
張竹亮翻

送者車數百兩

兩音亮

道路觀者

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

廣受東海

蘭陵

日令其家賣金共具

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下同

請族人故

舊賓客與相娛樂

樂音洛下同

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

產業者

為子偽翻

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

師古曰諄感也音布內翻

顧自有舊田廬

師古曰顧思念也

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

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
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
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
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潁川太守黃

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

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

鄉官者鄉所治處也沈約曰漢制五家為伍伍長主之
二五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

長主之十亭為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

非畜吁玉

以贍鰥寡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

長

帥所類翻長知兩翻下同

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

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

去羌呂翻下同

其治

米鹽靡密

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

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吏民見者語次尋繹

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

問它陰伏以相參考

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

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

咸稱神明豪釐

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

後誅罰

師古曰力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
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後戶遘翻

務在成

就全安長吏

師古曰不欲易
代及損傷之也

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

之

如淳曰許縣丞據地理志許縣屬
潁川郡郡有部督郵分部屬縣

霸曰許丞廉吏雖

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

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

數所
角翻

送故迎新之費及姦

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

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
而弃匿簿書以盜官物也

公

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

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

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

治直之翻

徵守京兆

尹頊之坐灋連貶秩有詔復歸潁川為太守以八百石

居

太守秩二千石連貶故以八百石居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

師古曰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其餘則不論

右扶風尹翁歸卒家無餘

財秋八月詔曰翁歸廉平鄉正

鄉讀曰嚮

治民異等

治直之翻

其

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上令有司求高祖功

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六人皆

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絕

公乘爵第八復方目

翻考異曰宣紀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

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四年又賜功臣適後黃金

人二十斤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誤蓋紀誤耳

丙寅富平敬

侯張安世薨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

恩澤侯表扶陽侯食邑於沛郡蕭縣

謚法好廉自克曰節

長子弘有罪繫獄

弘為太常坐宗廟事繫獄

家人矯賢令

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為後

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國除為大河郡師

古曰矯託也

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

笑語昏亂

師古曰便利大便音毗連翻

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

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

下退稼翻

案事丞相史迺與

玄成書

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

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

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為狂癡光曜晦而不

宣

壞音怪晦讀與暗同

微哉子之所託名也

李奇曰名聲名也

僕素愚陋

過為丞相執事

師古曰過猶謬也

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

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

侍郎名章史逸其姓

亦上疏言

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

師古曰使枉屈也

得自安衡門之下

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

而丞相御史

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

効戶槩翻下同

有詔勿効引拜玄成

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車師王

烏貴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孫烏孫送

烏貴詣闕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

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

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

屠王地武帝開之置郡縣羌與匈奴隔遠不復得通湟

中湟水左右地也其地肥美故斥逐諸羌不使居之水

經注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

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

也又東逕臨羌破羌允街

枝陽金城而合于大河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

國使行諸羌

戰國時西戎有義渠君為秦所滅子孫以國為姓

先零豪言願時

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

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

北是漢地仲馮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遷與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余謂羌依南山度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此零音憐

國以間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

劾戶

是後羌

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

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也旁音步浪翻冒音莫北

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

交質盟詛

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

親結欲入漢為寇也零音
憐種章勇翻詛莊助翻

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

人所以易制者

易以政翻

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一

也數所角翻下同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

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

武帝元鼎五年西羌反攻故安抱罕次年即平至是五十

一年師古曰合約共為要契也令音鈴

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

酒泉地使羌居之

數所角翻誘音酉

間者匈奴困於西方

謂本始三

年為烏孫所破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

且復結聯他種

復扶又翻

宜及未然為之備

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

後

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

師古曰藉借也據充國傳狼何小月

氏種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

鄯上扇翻燉音屯

充國以為狼何

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

仇作約

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

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翻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开為井字

之訛也零音憐罕即罕字

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

行

孟翻下同

豫為備勅視諸羌毋令解仇

師古曰視讀曰示示語之也

以發

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

兩府丞相御史

府也此視觀也

分別善惡

別彼列翻

是時比年豐稔穀石五錢

比毗至翻

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十二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八

起上章泥灘盡玄
默閼茂凡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中

神爵元年

以神爵降
集紀元

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三

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

方士言增置神祠

時以方士言為隨侯劔寶玉寶璧周
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

室山於即墨三戶山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鼓于臨朐之罘山於腫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曰萊山祠月又祠四時于琅邪蚩尤于壽良京師近縣鄆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

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醺祭而

水凡四祠於膚施

致後漢志越雋郡青蛉縣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水經注曰禺同山神有金

馬碧雞光景儵忽醺即召翻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而求

之

使疏吏翻

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

見賢遍翻

使為聖主得賢臣

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

功施普

師古曰趨讀曰趣普博也趨七喻翻舍讀曰捨施式智翻

器用利則用力少

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應劭

曰矻矻勞極貌如淳曰健作貌師古曰如說是也矻口骨翻

及至巧冶鑄干將

干將吳寶

劍名閻廬所鑄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

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

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

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

相得也

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翻

庸人之御驚馬亦傷吻敝策而不

進於行

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

及至駕齧鄰驂乘旦

孟康曰良馬低頭口

至鄰故曰齧鄰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旦乘食證翻

王良執靶

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

灼曰靴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
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躊躇於
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
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
斯失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哀云
之矣韓哀韓哀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
如其精巧也然則善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
御者耳非始作也

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
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悽愴寒冷也燠於六翻燠乃短

翻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

海內也

易以
豉翻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

師古
曰一

飯三吐食一沐三握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
之化而刑措不用故囹圄空虛也囹音圖同 齊桓設

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內其人曰九九小術

而君不內之况大於九九者乎于是桓公設庭燎之禮
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師古曰九九
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匡謂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

一匡天下合謂九合諸侯

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

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

王逸曰悃悃志純一也亦猶實也

則上不

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

鼎俎太公困於鼓刀

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者謂太公屠牛於朝歌

也 百里自鬻審子飯牛

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

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審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軒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飯

扶晚

離此患也

師古曰離遭也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

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

錫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知之君

知讀曰智

而後有賢明

之臣故虎嘯而風冽

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

龍興而致雲螭蟀族

秋蚿蟄蛸出以陰

孟康曰蚿蛸渠畧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蚿蛸甲蟲也好叢衆而生

也朝生而夕死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畧郭璞曰似蛄蜺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噉之陸璣疏云蜉蝣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俟即俟字

蝸音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

賢才見之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

皇美也言美哉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

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

師古曰艾

讀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

師古曰章明也

雖伯牙操遞鐘

晉灼曰遞音遞送之遞二十四鐘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

奏伯牙之號鐘號鐘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鐘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其能擊鐘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

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

逢門子彎烏號

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

即讀為號當依晉音耳

蒙也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棲其上枝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頤頤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猶未足弓烏號師古曰應張二說皆有據逢皮江翻

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

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

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師古曰胡曷皆何也

化溢四表橫被無窮

被皮義翻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

聰

師古曰
彈盡也

太平之責塞

師古曰塞滿
也塞悉則翻

優游之望得休徵

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呬噓呼吸如喬

松

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
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呬噓者開口出氣

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
呬吁于翻噓音虛

眇然絕俗離世哉

師古曰眇然高遠之

意離力
智翻

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

好呼到
翻下同

京兆尹

張敞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

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

遠於願翻
幾居希翻

上由

是悉罷尚方待詔

此尚方非作器物之尚方尚主也主
方藥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詔岐伯使

尚方初趙廣漢死後為京兆尹者皆不稱職

稱尺證翻

唯敬

能繼其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

之上頗脩飾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

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

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

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

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

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治直吏翻

公卿幸得遭遇

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

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

斷丁亂翻

此非

太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

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

此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

師古曰孝

經載孔子之言治直之翻

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

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

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師古曰以仁撫下則

羣生安逸而壽考余謂此以仁壽二字並則俗何以不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折也毆與驅同

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

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

竊見當世

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

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

唯陛下裁擇焉

吉意以為世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

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

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

公主國人娶諸侯女則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

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

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

奢人人自制

師古曰言無節度

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

誅責也求

也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

絕惡於未萌也

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也治直吏翻

又言舜湯不用三

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

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

世陶音達

不仁者遠

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

張晏

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

率多驕鶩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

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

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瑒

師古

曰瑒者刻鏤為文瑒音篆

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

也上以其言為迂濶

師古曰迂遠也音于

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

歸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

黠者皆斬之

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零音憐黠戶入翻

縱兵擊

其種人

種章勇翻下同

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

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

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仲馮曰恐怒且恐且

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嚮於是與他族皆叛也余謂恐怒仲馮說是無所信嚮不信漢不嚮漢也作怨怒者通鑑畧改班書之文成一家言降戶江翻遂劫畧小種背

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

背蒲妹翻

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

屯備羗至浩亶

浩亶縣屬金城郡有浩亶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孟康曰浩亶音合門

師古曰浩音誥浩水名也亶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鳬鷖在門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言之浩為閤耳杜佑曰浩亶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又曰廣武縣西南有漢浩亶縣故城為虜

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

師古曰重音直用翻

安國引還至令居

以聞

令音零

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

將者

將即亮翻下同

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

將軍度羗虜何如

師古曰度計也音犬各翻下同

當用幾人充國曰百

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

昭帝元始六年置金城郡唐蘭

鄯廓
州地

圖上方略

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畧俱奏上也上時掌翻下同

羌戎小

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

背蒲妹翻

願陛下以屬老臣

師古曰屬委也

屬音之欲翻

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

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將即亮翻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字

內翻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即

夜遣三校銜枚先度

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校戶教翻下同

度輒營

陳

立營陳則虜不得而犯諸軍可以相繼而度河陳讀曰陣

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

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

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

驍堅堯翻
誘音酉

擊虜以殄滅

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陘中無虜

文穎

曰金城有三陘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峭而夾水曰陘陘四望者陘名也陘音狹

夜引兵上至

落都

服虔曰落都山名也據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落都城後漢志浩亶縣有雒都谷劉昫曰唐鄯州治

故樂都城

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

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

師古曰杜塞也

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

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

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郡都尉府

孟康曰在金城

日饗軍士

師古曰
饗飲之

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

數所角翻
挑徒了翻

充國堅守捕

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

數所具翻
語牛倨翻

今天子

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

得邪

言充國持重不戰羌欲
一鬪而死不可得也

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

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

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

金城西部都尉也
種章勇翻質音致

充國以

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

并滅

師古曰言勿相和同
并取滅亡別彼列翻

天子告諸羌人犯濫者能相

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

時募能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

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女子及老弱千錢

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

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升及刼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

劇乃擊之

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翻

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

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

姓譜夏啟封支子於莘莘辛相近遂為辛氏漢初申蒲為

趙魏名將及徙家隴西遂為隴西人余按此叙辛武賢之世然既以莘為辛而又以申牽合之以其聲相近也

然周自有太史辛申

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

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策今虜朝夕為寇土

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

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

劉昫曰漢金城郡之金城縣罕

羌所處也後漢置西海郡晉乞伏乾歸都於此唐為蘭州五泉縣余據漢書羌豪獻鮮水海地於王莽置西海郡即此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於徐吾非此鮮水也雖不能盡誅但奪其

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

復扶又翻

大兵仍出虜

必震壞

師古曰仍頻也

天子下其書充國

下遐稼翻下同

令議之充國

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

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

師古曰商計度也

稍引去

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

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

復報也載子亥翻

而

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

師古曰殆僅也

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

師古曰言被劫畧而反畔

韻畧云近也

非其本心故臣愚策

策謀也

欲捐罕开閭昧之過隱而勿章

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

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

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

此全師保勝

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

負罕开之助

師古曰負恃也

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

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

破羌將軍

師古曰即就也就其郡而拜之

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敕讓

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

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

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食謂穀麥之屬也或

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

欲至冬虜皆當畜食

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

多

臧匿山中依險阻

臧古藏字

將軍士寒手足皸瘃

師古曰皸圻裂也瘃

寒創也皸音軍瘃竹足翻

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

而勝敵

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翻

將軍誰不樂此者

師古曰言

為將軍者皆樂此樂音洛

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

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

復扶又翻

充國上書曰陛下

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

謀臣故遣升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升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師古曰謂阻依山之木石以自

保固罕未有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

師古

曰釋置也放也

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瀆攻

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師古曰致人者引致

而取之致於人為人所引也

今罕羌欲為燉煌酒泉寇

燉徒門翻

宜飭兵

馬練戰士以須其至

師古曰須待也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

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

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

師古曰釋廢也

臣愚以為不便

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

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

背蒲妹翻

臣愚以為其計常

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

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

於罕羌

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

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

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

著直畧翻

莫須之屬不

輕得離也

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

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

臣恐國家憂累

累力瑞翻下累重同

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

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

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

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

上時掌翻

秋七月甲寅

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

聚懈弛

師古曰弛放也

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

重直用翻

道阨

陘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

師古曰逐利宜速今行太遲

充國

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師古

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

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

首五百餘人

降戶江翻

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

兩音

亮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

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

畝之中刈芻放牧也

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

來言願得還復故地

服虔曰靡忘
羌帥名也

充國以聞未報靡忘

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

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

師古曰
苟取文

墨之便以
自營衛

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

為于偽翻
卒子恤翻

璽書報

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

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

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

度徒
洛翻

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

作奏未上

上時
掌翻

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

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

將即亮翻

將軍

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

來責將軍

師古曰繡衣謂御史

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

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

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

往者舉可先行羌者

行下孟翻

吾舉辛武

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

復扶又翻敗補邁翻

金

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

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姓譜耿古國名

為晉所滅子孫以為氏謂告語也

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

師古曰言

豫儲糧食
可以制敵

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

再使

使疏吏翻

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致敢為逆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

卒讀

曰猝下可卒同又卒死同

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

智讀曰智

羌

獨足憂耶

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

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

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

橐調度甚廣難久不解

調徒弔翻難乃旦翻

徭役不息恐生他變

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

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

且羌

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易以故翻

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

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

千頃以上

度徒洛翻

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

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

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

師古曰漕下以

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

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

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畝

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

畝古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

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

上時掌翻

上

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

計其便復奏

孰與熟同復扶又翻

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師古曰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

我乃可以勝敵也余據此言本之孫子

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

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

師古曰

愁於寄托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

薦稠草

鄧展曰班還也

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

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

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

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預於胡

此坐支解羌虜

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

師古

曰一部為一校校戶教翻

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

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

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

師古曰並且讀如本

字又音步浪翻仲馮曰並亦俱也

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

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

度徒洛翻

至春省甲士卒

循河湟漕穀至臨羌

臨羌縣屬金城郡其西北即塞外

以示羌虜揚威

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

亭充入金城六也

閒與閑同治直之翻

兵出乘危徼幸

師古曰言不可必勝

徼堅堯翻又一遙翻

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

疫疥墮之患

師古曰墮謂困寒疥而墮指者

生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

乘間之勢九也

師古曰間謂軍之間隙者也間古覓翻

又亡驚動河南大

開小開

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亡古無字通

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隍陘

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

師十一也

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

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

戒不虞十二也

繇古徭字通

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

復扶又翻

下同期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讀曰暮

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
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
故多筭勝少筭

孫子曰多筭勝少筭不勝

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

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
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
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
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

燉徒門翻數所角翻

今騎

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

瘦

羸倫為翻

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

種章勇翻

遠涉河山而

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力瑞翻重

直用翻

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

師古曰各於其處自

瓦解度徒洛翻

不戰而自破之冊也

冊與策同

至於虜小寇盜時殺

人民其原未可卒禁

卒讀曰猝

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

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

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

師古曰言俱不能止小寇盜

而

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

罷讀

曰貶重以自損貶重謂貶中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

一出還不可復留言大兵出塞而還人有歸志不可使復留屯以備羌湟中亦未

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復扶又臣愚以為不便臣竊

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

山野雖亡尺寸之功亡古無字媿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媿苟且

也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

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上時掌翻初是充國計

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

服

詰去吉翻

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

數

所角翻下同

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

師古曰任保也

上於是

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

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

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

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大司農朱邑卒上以其循吏閔惜之詔賜其子黃金百

斤以奉其祭祀是歲前將軍龍頤侯韓增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

龍頡侯國屬平原郡師古曰今書本頡字或作額而崔浩云有龍頡村作額者非頡音洛

丁令比三歲鈔盜匈奴

令音零比毗至翻鈔楚交翻

殺略數千人

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

史言匈奴漸衰

二年春正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夏五月

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

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

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

定計以定數計筭也

羌靡忘

等自詭必得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必能得之

請罷屯兵奏可充國

振旅而還

書班師振旅孔安國注曰兵入曰振旅振整也杜預曰振整也旅衆也言整衆而還也

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

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徐恂曰漢又有浩星公治穀梁說

輸芮

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

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即自服矣將軍即

見

見賢
遍翻

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

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

以欺明主哉

言一時用兵之事當以實
數奏豈可以自矜伐為嫌

兵執國之大事

當為後瀟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

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

為於偽翻卒子恤翻復扶又翻

上然其

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

若零離留且種兒庫

師古曰且音子間翻

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

玉首

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

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

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

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宣紀

五月羌斬猶非楊玉降充國傳五月奏罷屯兵秋羌斬猶非楊玉降今從傳

漢封若零弟澤

二人為帥眾王餘皆為侯為君

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

良兒為君靡志為獻牛君

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處昌呂翻

詔舉可護

羌校尉者

護羌校尉之官始見於此范曄曰漢武帝時諸羌與匈奴通攻令居故安圍抱罕遣李息

徐自為擊定之始置護羌校尉

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

四府丞相

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併後將軍府為五府

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

蠻夷

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若今言惡酒者使如字

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

拜受節

拜者拜官護羌校尉持節護諸羌

有詔更用臨衆

更改也音工衡翻

後

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

復扶又翻數所角翻下同師古

曰酌況務翻即酌字也醉怒曰酌

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史終言其事卒子恤

翻

辛武賢深恨充國

以破羌希賞而格不行也

上書告中郎印泄省

中語

辛武賢在軍中時與印宴語印言張安世始不快上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世宜全度之由此

安世得免武賢恨充國告印以此罪

下吏自殺

下退稼翻

司隸校尉魏郡蓋

寬饒

百官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

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蓋音古盍翻齊大夫陳戴食采於蓋其後以為氏至

漢初齊有蓋公

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濫任中書

官

武帝游宴後庭用官者為中書官宣帝因之遂基恭顯之禍賢曰中書內中之書也

寬饒奏封

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

師古曰言使奄

人當權軸也

又引易傳

傳直繼翻

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

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謫下

其書中二千石

下遐稼翻下同

時執金吾議

據公卿表是歲也南陽太守賢為執

金吾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

師古曰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已諫

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

吏所詆挫

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

上書訟寬饒曰

訟者訟其冤也

臣聞山

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

偽翻為子

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

飽居無求

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

屬下無金張之託

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

四家屬託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托於近侍也屬讀如本字職在

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

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

上書陳國事

有司劾以大辟

劾戶槩翻辟毗亦翻

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

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

剄北闕下

剄古鼎翻

眾莫不憐之匈奴虛問權渠單于將

十餘萬騎旁塞獵

苟步浪翻

欲入邊為寇未至會其民題除

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鹿盧侯

此侯不見世表蓋無

食邑猶前羌陽雕
侯言兵侯之類也

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

屯緣邊九郡

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

漁陽也四萬餘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據充國傳書此事於征羌之前通鑑因匈奴內亂書於此以先事

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

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

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閼氏

事見二十四卷地節二年閼氏音煙支

顓渠閼

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

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

語牛倨翻

後數日單于死用事

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

師古曰郝音呼各翻

顓渠

閼氏與其弟左大將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為握衍

胸鞮單于

且子余翻胸音
幼鞮丁奚翻

握衍胸鞮單于者烏維單于

耳孫也

應劭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益遠但耳間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

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之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

握衍胸鞮單

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

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

侯猗既不得立

師古曰猗音先安翻又音所姦翻杜佑山諫翻

亡歸妻父烏禪

幕

師古曰烏禪音禪

烏禪幕者本康居烏孫間小國數見侵暴

數所

角翻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

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

師古曰長其衆為之長日帥妻七細翻長知兩翻

逐王先賢揮

鄭氏曰揮音纏束之纏晉灼曰音田師古曰晉音是也

其父左賢王

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

事見十二卷

武帝太始元年

國人以故頗言曰逐王當為單于曰逐王素與

握衍朐鞬單于有隙即帥其衆欲降漢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

使

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

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

小王將者以裨小王

將兵者也一曰匈奴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以下凡二十四長為大王將其餘為小王將將即亮翻

隨吉至河曲

黃河千里一曲此當在金城郡界

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

將詣京師

將如字領也挾也

漢封曰逐王為歸德侯

功臣表歸德侯食邑

於汝南吉既破車師

事見上卷地節三年

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

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

師古曰並護南

北二道故謂之都猶大也總也

上封吉為安遠侯

功臣侯表安遠侯食邑於汝南之慎

縣

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

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遠近均也中音

竹仲翻

考異曰百官表曰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

初置蓋誤以神爵為地節也西域傳又云神爵三年亦

誤

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

烏壘城與渠犂田官相近陽關在敦

煌龍勒縣西宋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盧地宣帝時

鄭吉為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即此永平末取此地置宜

禾都尉

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

西域諸國故皆

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者危須尉犂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匈奴蓋以僮

僕視西域也今日逐王既降西域諸國咸服於漢故僮僕都尉罷

都護督察烏孫康居

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

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師古曰班布也

握行胸鞬單于更立

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

為薄胥堂立為屠耆單于張本從才用翻

烏孫昆

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

嗣

元貴靡楚王解憂長男也

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

復扶又翻下同重直

龍翻

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

下遐稼翻下同

大鴻臚蕭望之以為

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

臚陵如翻

上美烏孫新立大功

謂本始二年
破匈奴也

又重絕故業

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匈奴婚姻也

乃以烏

孫主解憂弟相夫為公主盛為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

之至燉煌

燉音屯

未出塞間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

約立岑娶子泥靡為昆彌號狂王

本約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岑娶漢書作

岑

常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

少詩照翻下同燉徒門翻

惠馳至烏孫

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

以烏孫持兩端難約結

復扶又翻

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

還信無負于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

繇古

佺字通

天子從之徵還少主

考異曰烏孫傳請昏在元康二年望之傳云神爵二年按

元康二年望之未為鴻臚蓋誤以神爵為元康也

三年春三月丙辰高平憲侯魏相薨

恩澤侯表高平侯食邑於淮陽柘縣

謚法博聞多能曰憲

夏四月戊辰丙吉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

好呼到翻

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

秋七月甲子大鴻

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

衰

治直吏翻下同

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

俸扶用翻

欲無侵漁百

姓難矣

如淳曰漁奪也謂奪其利便也晉灼曰許慎云捕魚之字也師古曰漁者若言漁獵也晉說是

也 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
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

斗 考異曰宣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斗荀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
蓋以十五難曉故改之然詔云以下恐難指五十斛也

是歲東郡太守韓延壽為

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搆會吏民

之後

搆會吏民事見二十四卷
本始三年師古曰搆結也

俗多怨讐延壽改更教

以禮讓

更工
衡翻

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

不得過灋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

市道

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土木
為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

也上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

禮義好古教化

好呼到翻

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

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

爭讀曰諍行下孟翻

修治學宮

師古曰學宮謂庠序

之舍也治直之翻

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

周禮地官鄉大

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及都試講武設

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

漢諸郡以八月都試講武事也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

都試課殿最也

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

吏民敬畏趨鄉之

師古曰趨讀曰趣鄉讀曰嚮趣七喻翻

又置正伍長

師古

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長知兩翻

相率以孝弟

弟讀曰悌下考

同弟不得舍姦人

師古曰舍止也

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

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

憂

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箠止慈翻

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

甚厚而約誓明

施式鼓翻

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

負之何以至此

師古曰言豈我負之其人何以為此事

吏聞者自傷悔其

縣尉至自刺死

刺七亦翻

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

掾于絹翻師古

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頸古頂翻

延壽涕泣遣吏醫治視

治直之翻

厚復其家

復方目翻

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

令之必行禁之必止無違者也

斷獄大減

斷丁亂翻

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

高陵

縣屬左馮翊

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

行下孟翻

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

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

重直用翻

賢長吏謂縣令丞也續漢志縣有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民行賢曰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

咎在馮翊當先退

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

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

傳知戀翻
下傳相同

一

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

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

相移終死不敢復爭

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
弟又讓兄故云相移復扶又翻

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

歛與翕同
許及翻

延壽恩信

周徧二十四縣

馮翊統高陵櫟陽翟道池陽夏陽衙栗
邑谷口蓮勺鄜頻陽臨晉重泉郿陽役

相武城沈陽襄德徵雲陵萬
年長陵陽陵雲陽二十四縣

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

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師古曰給誑
也音蕩亥翻

匈奴單于又殺先

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

師古曰恚恨也昔於避翻

其後左

與韃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韃王留庭

留單于庭也

奧

韃貴人共立故奧韃王子為王

師古曰奧音郁韃音居言翻

與俱東

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資治通鑑卷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朱溥